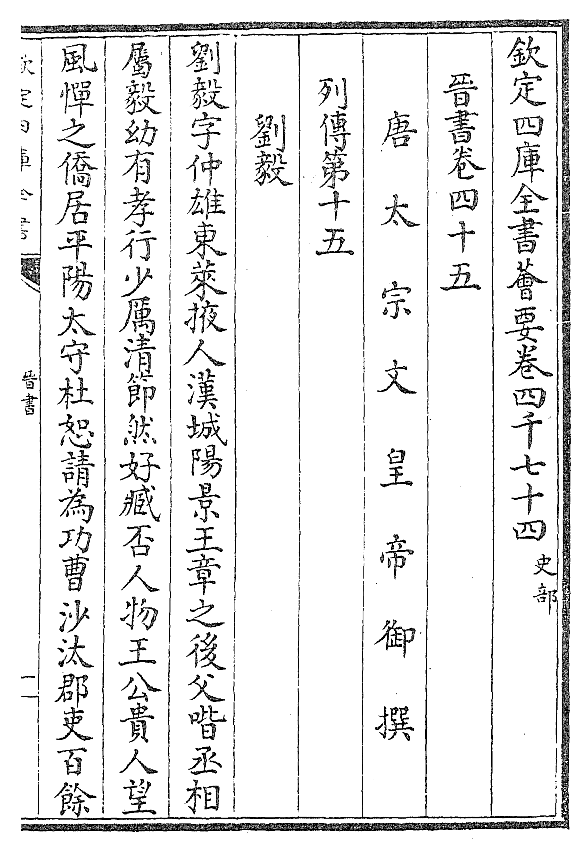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四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五

劉毅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父喈丞相屬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

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
本郡察孝廉辟司隷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
尹司隷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
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
曰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羣言不茍合行不茍容往日僑
仕平陽為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
不雜孝弟著於邦族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驥於
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已無所自呈前已

口白謹復申請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辟為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武帝受禪為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為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隷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

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

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

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
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修誠
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
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為龍體既蒼雜以
素文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
妖異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為潛皆失其意潛之
為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
毅應推處詔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

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

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

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

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
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
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
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
讒搆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
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
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駮違之論横
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鬭

雖之變難興曾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

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絶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横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

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静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毁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

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

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絷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

不列其善簽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辭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

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
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蔽於
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
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
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
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
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
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為朝野之

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縠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縠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禄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後司徒舉縠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縠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隷校尉嚴詢與縠年齒相近往者同為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内之職資塗所經

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為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禄大夫鄭袤為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為司隷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

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為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為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為機閣毅使絶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憑毅取正光禄勲石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參風齊魯

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仕不為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為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

動為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為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為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勲之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

之表今毅功德竝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臣竊以春
秋之事求之謚法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
列侯則皆没而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
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
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革
舊毁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
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甫請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
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二子暾總

暾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為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暾與諸博士坐議迕旨武帝大怒收暾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官初暾父毅疾馮紞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紞位宦日隆暾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紞得無患後為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暾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暾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暾乃奏渾曰謹按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

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
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興長獄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
邴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既興刑獄怨懟
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丘亭
侯劉肇便辟善柔茍於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諸聞暾
此奏者皆歎美之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
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
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

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觧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暾遷太原内史趙王倫簒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阼暾為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尋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海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即真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隷校尉奏免武陵王澹及何綏劉坦溫畿李晅等長沙王乂討齊王冏暾豫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戶乂死坐免頃之復為司隷及惠

帝之幸長安也留暾守洛陽河間王顒遣使牓羊皇后
暾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
語在后傳顒見表大怒遣陳顏呂朗率騎五千收暾暾
東奔高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暾為大都督加鎮軍
將軍討根暾戰失利還洛至酸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
駕及帝還洛羊后反宮后遣使謝暾曰賴劉司隸忠誠
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勲復封爵加光祿大夫暾妻前卒
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

十乘載酒食而行先是洛陽令王稜為越所信而輕暾暾每欲繩之稜以為怨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危懼稜告越云暾與彌鄉親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暾右長史傅宣明暾不然暾聞之未至墓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慙及劉曜寇京師以暾為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遷尚書僕射越憚暾久居監司又為衆情所歸乃以為右光禄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暾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

暾為司隷加侍中暾五為司隷允協物情故也王彌入
洛百官殲焉彌以暾鄉里宿望故免於難暾因說彌曰
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
自興兵已來何攻不剋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宜
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為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王
本州以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
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為然使暾于
青州與曹嶷謀且徵之暾至東阿為石勒游騎所獲見

彌與嶷書而大怒乃殺之暾有二子佑白佑為太傅屬白太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東海王越忌之竊遣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入暾第為劫取財物殺白而去總字宏紀好學直亮後叔父彪位至北軍中候

程衛

程衛字長玄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彊正方嚴劉毅聞其名辟為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衛正色以為不

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㓗屬吏考問陰私先奏㓗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遂辟公府掾遷尚書郎侍御史在職皆以事幹顯補洛陽令歷安定頓丘太守所莅著績卒於官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逌魏吏部尚書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襲父爵上蔡伯

起家太子舍人累遷穎川太守為政清簡甚得百姓歡心太傅從事中郎庾顗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為給事黄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朂為監嶠鄙朂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叅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侯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

古之風而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荅後
與荀顗荀勖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
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勖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
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恒懷慨
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
君為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
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為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
即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

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本位如前永康初策謚曰簡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為嶠有錢癖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興才望不及嶠而以清幹稱歷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没奔于苟晞疾卒

武陔

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陔沉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並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謂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友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為大將軍引為從事中郎累遷司

隷校尉轉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常問陳泰孰若其父羣陔各稱其所長以為羣泰略無優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掌吏部遷左僕射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陔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為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卒於位謚曰定子輔嗣郃歴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散騎常侍茂以德素稱名亞於陔為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中

尚書潁川荀愷年少於茂即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由是致怨及楊駿誅愷時為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為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旦枉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勳

任愷

任愷字元裦樂安博昌人也父昊魏太常愷少有識量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晉國建為

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幾大小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為已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泰始初鄭沖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各以老疾歸第帝優寵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諭旨於諸公諮以當世大政參議得失愷惡賈充之為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為後承間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為憂愷因曰秦涼覆敗

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既為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顒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

重内甚不平或爲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踈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即日以愷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愷既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覲轉希充與荀勗馮紞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覆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毁謗益至帝漸薄

之然山濤明愷為人通敏有智局舉為河南尹坐賊發
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祿勳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
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
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竝
忠公士也知愷為充所抑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
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
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
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

諭之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後起為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雖以弘量寛簡為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罕嗣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讚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骾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令學生番直左右

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為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鷂在北為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鷹𦍑州刺史郤詵代巳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

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讌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處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為詭説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為大司農卒於官子廓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

郭奕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

減郭大業少還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為文帝相國主簿時鍾會反於蜀荀勗即會之從甥少長會家勗為文帝掾奕啓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踐阼初建東宮以奕及鄭默並為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奕有寡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時亭

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排奕用為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為知人太康中徵為尚書奕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奕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謚為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詔曰謚所以旌德表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為簡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謚曰簡

侯史光

侯史光字孝明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縣劉夏舉孝廉州辟别駕咸熙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內侯泰始初拜散騎常侍尋兼侍中與皇甫陶荀廙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轉城門校尉進爵臨海侯其年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寛而不縱太保王祥久疾廢朝

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卒官詔賜朝

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又詔曰光厲志

守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博

士歷官著績文筆奏議皆有條理長子元嗣官至玄菟

太守卒子施嗣東莞太守

何攀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仕州為主簿屬刺史皇甫晏

為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憂遂詣梁州

拜表訟晏不反故晏寃理得申王濬為益州辟為別駕
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
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
策攀善於將命帝善之詔攀參濬軍事及孫皓降於濬
而王渾恚於後機欲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解
以攀為濬輔國司馬封關內侯轉滎陽令上便宜十事
甚得名稱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沖以攀蜀士輕之
及共斷疑獄沖始歎服遷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

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恩澤自衛攀以為非乃與石崇共立議奏之語在崇傳帝不納以豫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戸賜絹萬匹弟逵平鄉侯兄子逵關內侯攀固讓所封戸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不入已遷翊軍校尉頃之出為東羌校尉徵為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轉兖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勸攀莅職中詔又加切厲攀竟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簒位遣使召攀更稱疾

篤倫怒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陽時年五十八攀居心平允蒞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貴才為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巴西陳壽閻乂犍為費立皆西州名士竝被鄉閭所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究濫攀雖居顯職家甚貧素無妾媵伎樂惟以周窮濟乏為事子璋嗣亦有父風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況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

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劒馳書北闕敗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譏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膚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之志崔洪愛郤詵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贊曰仲雄初令忠謇揚庭身方諸葛帝擬桓靈大業非揚元褒誚賈和氏條暢堪施大廈崔門不謁聲飛朝野侯史武陔輔佐之才何攀平允宄濫多迴

晉書卷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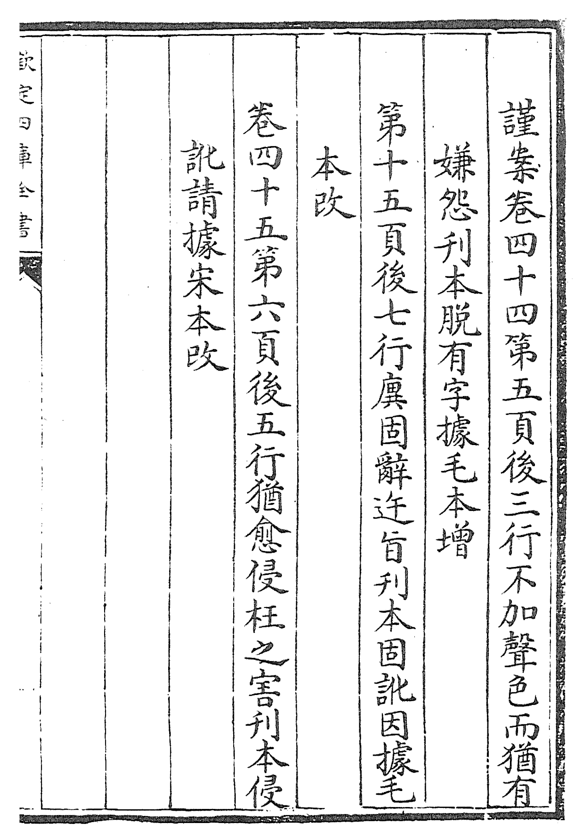
晉書卷四十五考證

劉毅傳漢城陽景王章之後○城陽監本訛陽城

奏免尚書僕射東海公繇○海一本作安

和嶠傳永康初策謚曰簡○康監本誤平 臣龍官按永平元年即太熙之元年而永平之二月即改永熙至三月而復改元康上文既云元康二年卒則元康之後安得復稱永平定屬永康之誤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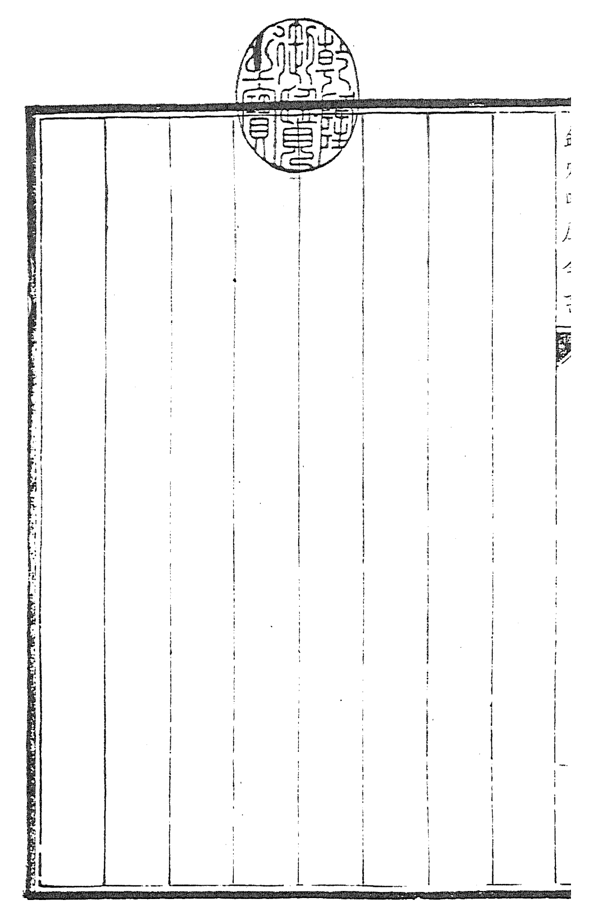
晉書卷四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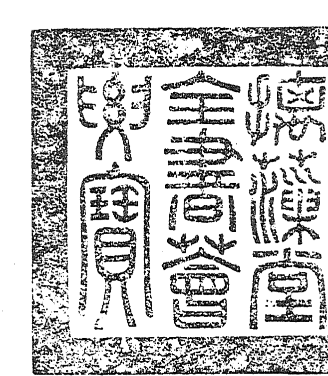


謹案卷四十四第五頁後三行不加聲色而猶有嫌怨刋本脫有字據毛本增

第十五頁後七行廙固辭迋旨刋本固訛因據毛本改

卷四十五第六頁後五行猶愈侵枉之害刋本侵訛請據宋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魏廷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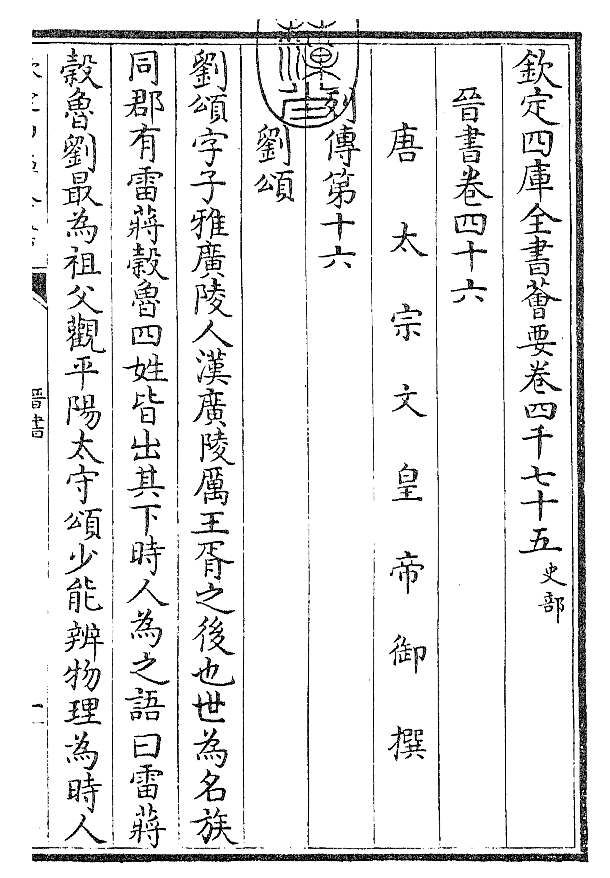
史部

晉書卷四十六 四十七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十五 史部

晉書卷四十六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六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為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為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為時人

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為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飢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寃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為詳平會滅吴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為上功王濬為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

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内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
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為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
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
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
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臣昔
忝河内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恒苦
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為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
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

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總棄於常案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啟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慙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

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為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敘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為宜宜取同姓

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幷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當抗疏陳辭汜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

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懐為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𦍒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為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閹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

也然内盛臺榭聲色之娱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頼前緒以濟勲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熈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曽玄古人有言膏梁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寛有由積之在

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為未可一旦直繩
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為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
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横截迅流然俄
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
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
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
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
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

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蔕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

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内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王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屛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

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彊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彊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因子弟是以神器速傾

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
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賔正朔有所不加實
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
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
為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勲之籍及陛下盛
明之時開啟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
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
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

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頹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

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懐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

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
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
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
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
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
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
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藉不足獨以有為
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

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
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
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
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
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
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
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
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

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内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内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

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宫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内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内之政官人用

才自非内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為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為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

諸王傳祚曁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志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絶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絶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

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絶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胄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虚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寛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

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
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
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
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
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
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
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
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

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横務是以風節日頽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為政小大難期然敎頽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敎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

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巳潔素者蒙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

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畧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懐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為國之大畧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

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為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即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

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入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為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於令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

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令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統若丞相之為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為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

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畧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

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

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綱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為政誅赦之凖式也何則所為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

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頽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為政此言大

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為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廵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

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懐静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後黔首感恩懐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

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為縱復不得悉然為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為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為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旁轉以終其課則事

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為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為指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為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

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菸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為率乃可興為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筭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勲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為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寔在善化之為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為恒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

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而令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埀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為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勲矣掃滅彊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

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

非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為安之理

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勲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

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

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答曰得表陳封

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

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知卿之乃心為國也動靜數

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

其夜詔以頌為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為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

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怨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於是以頌為光禄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謚曰貞中書侍郎劉沉議頌當時少輩應贈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詡子隲為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謐督攝衆事有功追封梁鄒縣

侯食邑千五百戶頌弟彪字仲雅叅安東軍事伐吳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歷荊州刺史次弟仲字世混歷黃門郎滎陽太守未之官卒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為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陳默蔡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

譏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為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黄沙御史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羣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為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

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滞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禄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

兆庶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縣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為

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䝤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啟可屬主者為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

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為之立限也八年已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令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

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為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為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有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為準例

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
域也臣愚以為宜聽鑒所上先名登還且使體例有常
不為遠近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
鄲醉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叅以
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
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羣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
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為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故
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為寒素司徒

府不從沉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為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為列侯顯佩金紫先為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詔書㢘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㢘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

厲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沉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絶迹窮山韞韣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内全遯逸之節行成名立縉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

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
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
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
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
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
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
所求之旨應為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同為吏部郎時
王戎為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

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彦舊史闕其行事于時内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沖州邑

言其雖年近耋耄而志氣克壯耽道窮數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棲者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為宜埀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為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弟巍亡表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用為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美名官

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顗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茍避葅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與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讎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亹亹可觀

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沖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雅志迺無私推賢拔滯嘉言在兹懋哉兩哲邦家之基

晉書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十六 史部

晉書卷四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七

傅玄 子咸 咸從父弟祗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

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叅安東將軍軍事轉温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鶉觚男武帝為晉王以玄為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為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敎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

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
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
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
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
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
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
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
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為而化

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

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涖事而坐享天禄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令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而通計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

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耤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濵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縁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參倍於前使

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果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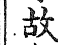
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

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憹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録乎近者孔晁綦母龢皆按以輕慢之罪

所以旨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諠譁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為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復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飢下祗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伏

懽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
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
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
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
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為宜佃兵
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
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
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懇田不實徵

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為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


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畒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畒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横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畒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名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

今令烈往諸胡雖已無恐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恐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髙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

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為國大
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
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
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
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
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
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內制玄位在卿下
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

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謚曰剛玄少時避難於河内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録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

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
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
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
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讎
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
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
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

出為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幾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為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恧敢不

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駿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

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
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卻駿故據正咸以駿與奪惟意
乃奏免駿大中正司徒魏舒駿之姻屬屢卻不署咸據
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
為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為穀帛難
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
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
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

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
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
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
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
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
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
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
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

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幾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幾之事則有不遑令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尚之心而天下未以為善天下未以為善者以億兆顒顒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為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

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
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豈在多時
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
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懐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
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
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
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
由是欲出為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

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荅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

故致怨耳安有悾悾為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

咸轉為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

政咸致書曰咸以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

事聖人且猶不免疑况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

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

周自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

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

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

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歡心此羣下所宜以實
裁量而遂肩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
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
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
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
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
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
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為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

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
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
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
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
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
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
為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
命之勞而公以為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

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巨聽也咸之為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為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欻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頷頷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怒亮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會景寅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復上書曰臣咸以為夫興化之要在于官人

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纎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内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内是隆外舉既頽復多節目競内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内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尚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時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責

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内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咸再為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

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勑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曰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閱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靦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為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絶切勑都官以此為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奬勵慮於愚戇將必

死繫故自掩檢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為司隸聲震内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時朝廷寛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

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毅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為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為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

馬内有違法憲者皆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馬之内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宫内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令道路橋梁不修鬬訟屠沽不絶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令所謂行馬内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内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内者内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内外矣司隷所以不復說行馬内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隷俱糾皇太

子以下則共對司内外矣不為中丞專司内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内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内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横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勑云但為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巳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既所未譬皇

太子為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
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
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
公前在殿上脫衣為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為非于
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
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
書曰傅長虞為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
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

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敷晞纂長子敷嗣

敷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傅叅軍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為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輿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為上虞令甚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

祇字子莊父嘏魏太常祇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練

稱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黄門郎賜
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
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
為滎陽太守自魏黄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
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壊祗乃造沉萊堰至
今兖豫無水患百姓為立碑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
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宫在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悦衆
心議普進封爵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

者也駿不從入為侍中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祇侍駿
坐而雲龍門閉内外不通祇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
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内外隔
絶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
息瓚駿之壻也為亂兵所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
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祇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
又收駿官屬祇復啓曰昔魯芝為曹爽司馬斬關出赴
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

赦之祇多所維正皆如此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隷校尉以討楊駿勲當封郡公八千户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公千八百户餘二千二百户封少子暢為武鄉亭侯又以本封賜兄子儁為東明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祇以聞奏稽留免官期年遷光禄勲復以公事免氐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祇為行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還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禄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禄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倫輔

政以為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祗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輿祗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為物所倚信如此倫簒又為右光禄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宫祗以經受偽職請退不許初倫之簒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黄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祗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祗所撰於是詔復光禄大夫子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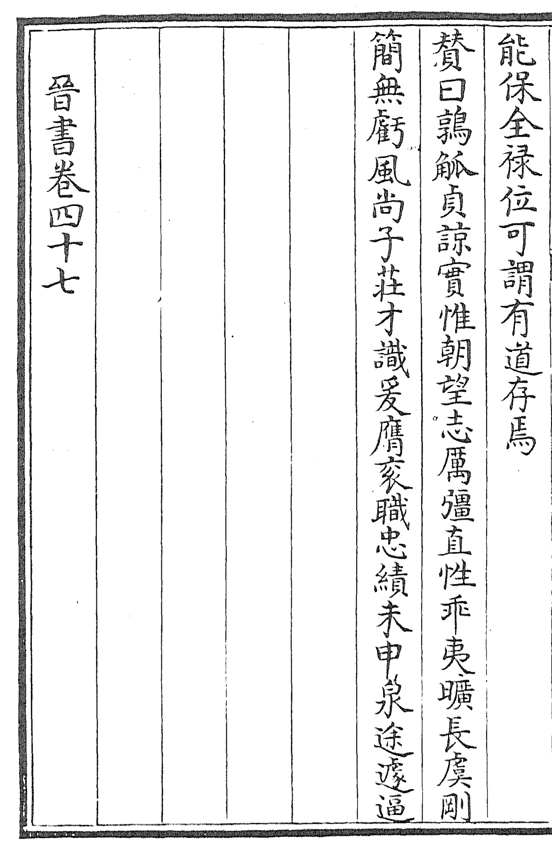
尚弘農公主尋遷太子少傅上章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為太傅復以祇為少傅加侍中懷帝即位遷光禄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祇既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祇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禄開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大將軍茍晞表請遷都使祇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為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没遂共建行臺推祇為盟主

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祗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祗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祗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敕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祗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

宣字世宏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倫以為相國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為祕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

長安以宣為左丞不就遷黄門郎懐帝即位轉吏部郎又為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無子以暢子沖為嗣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宫為祕書丞尋没於石勒勒以為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叙讚二十二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為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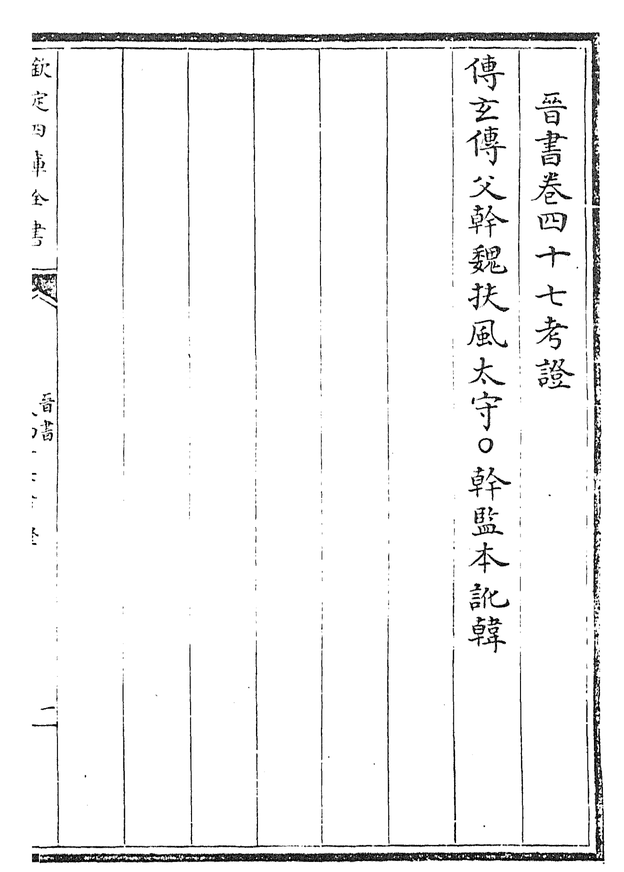
史臣曰武帝鑒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争臣傅玄體彊直之姿懐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諤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為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傅祗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



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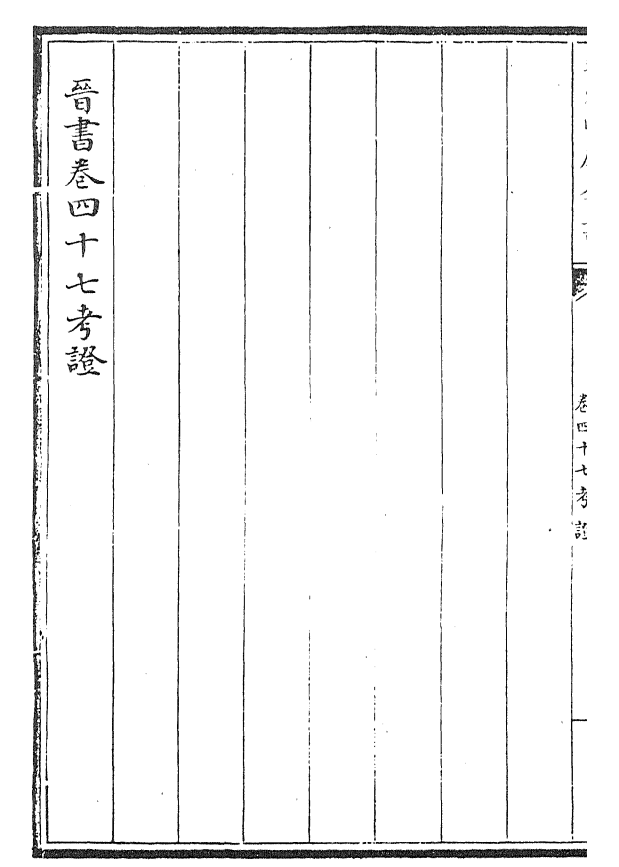
贊曰鷄觚貞諒實惟朝望志厲彊直性乖夷曠長虞剛簡無虧風尚子莊才識爰膺亥職忠績未申泉途遽逼

晉書卷四十七



晉書卷四十七考證

傅玄傳父幹魏扶風太守○幹監本訛韓



晉書卷四十七考證

謹案卷四十六第四頁後四行雖鈇鉞屢斷刋

本鈇訛鈇據毛本改

第二十五頁前七行而理無所遺也刋本遺訛道

據監本改

卷四十七第二頁後六行各一其業刋本一訛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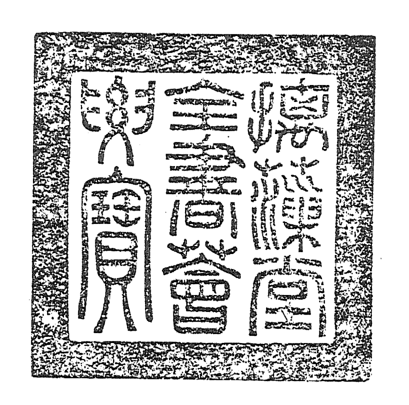
據南北監本及毛本改

第十七頁前四行李毅刋本毅訛義按李重傳重

與李毅同為吏部郎即此李毅也今據改

第十七頁後一行皆彈糾之刋本無皆字按文義承上皇太子以下應有皆字據毛本增

第十八頁後二行尚書在行馬之内而不得糾刋本得訛以據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舉人臣吉士墳